



V

祥和花鳥・美化人生

花鳥的存在並非是為了要給誰看，
但是它們卻將自己的個性
與特徵發揮至極限，
花兒盡情開放出美麗的花朵，
鳥兒用它那美妙優越的聲音
不停地唱著。

這正如同藝術家的純粹創作態度。

透過花鳥的優越個性表現，
令我進而學習到偉大的藝術性。

——林之助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對於花鳥類題材的鍾愛

林之助的花鳥畫，向來為眾人所著稱，而林之助本人也似乎特別偏愛花鳥類題材。關於這一點，林之助曾為文闡述他的花鳥觀，指出花鳥是他的藝術創作原點：

「我相當喜歡花鳥。數十多年來，它們與我們人類在地球上和睦相處至今，不僅絕不加害人類，而且色彩豐富美麗，鳥兒不論何時，總是唱出純情而柔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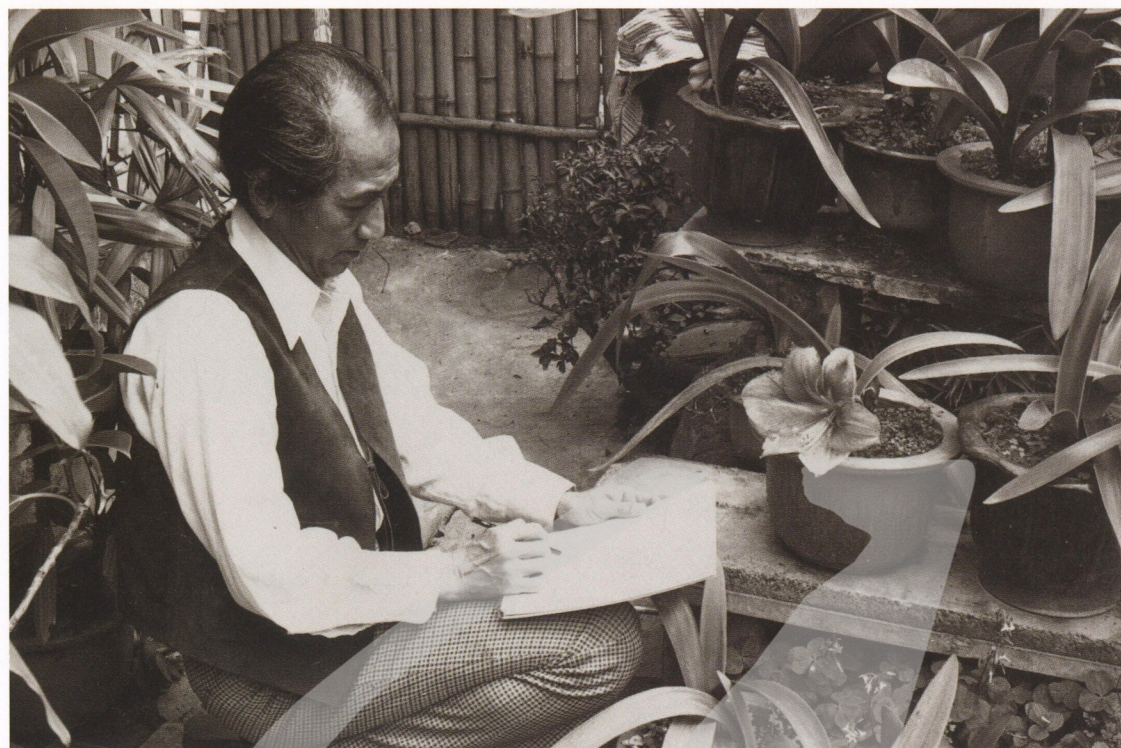


林之助養鳥以探鳥性。（李賢文/攝於1980年）

歌聲給我們聽。當我們悲傷時，花鳥帶給我們安慰，並且鼓勵我們，當我們歡喜時，花鳥看起來就像是與我們同樂一般。

●不僅如此，花鳥天真爛漫的表情與風雅的自然姿態，令我們多多感受到東方的情趣，鼓舞我們的夢想與創作慾望。特別令我深刻感受到的是，花鳥的存在並非是為了要給誰看，但是它們卻將自己的個性與特徵發揮至極限，花兒儘情開放出美麗的花朵，鳥兒用它那美妙優越的聲音不停地唱著。這正如同藝術家的純粹創作態度。透過花鳥的優越個性表現，令我進而學習到偉大的藝術性。

●種植在後院裏的牽牛花、孤挺花、向日葵等等，正當盛開，使勁兒展開一場豐富色彩的競賽；不讓花兒專美於前的綠繡眼、麻雀、白頭翁、山鳩等等，打從一大早便開始演唱協奏曲。一切有如畫家手上的調色盤。若是沒有趕著製作展示作品，一天的開始就好比是天國一般。」



林之助速寫花卉。（李賢文/攝於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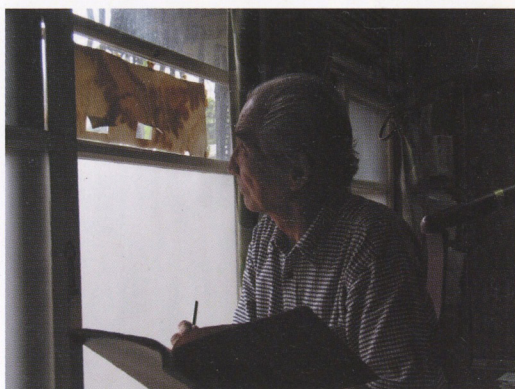


林之助 海芋 1994 紙本著色 34×25公分



林之助 玫瑰花 1990 紙本著色 34×25公分

●爲了一一掌握心愛的花鳥樣貌，林之助相當重視寫生，並且在家中庭院種植各類花草，飼養多種鳥類，以便平日觀察。他所採取的鳥類寫生法，是相當有意思的。爲了不要打擾、驚嚇到鳥類，並且儘可能捕捉到它們的自然活動樣態，林之助特別在畫室窗戶貼上白紙，並在白紙靠近兩眼的部位上，剪開兩個縫，作爲眼洞。每當要寫生庭院的小鳥時，就不動聲色靠近窗戶，掀開兩個眼



林之助從畫室窗戶的自製眼洞中，窺視速寫窗外的小鳥

洞，躲在室內快速寫下窗外渾然不知已被偷窺的小鳥，等到畫好了，就又把眼洞蓋上，窗內窗外一切悄然無恙。

●除了「偷窺」之外，林之助寫生麻雀，也是一絕。「麻雀的動作太敏捷，不容易捕捉。所以就先把它放在鳥籠內，並在籠子外罩上一層黑布，然後將鳥籠提到畫室內。在毫無預警的狀態之下，突然掀開籠子的黑布。由於麻雀先前已適應罩有黑布的籠內幽暗光線，因此黑布突然一掀時，麻雀的眼睛會適應不了室內的明亮燈光，因而停下跳躍，乖乖保持不動的姿勢好一會兒。這一瞬間是非常珍貴的，我會立刻將它的形貌、表情速寫下來。不過沒多久，麻雀適應了室內的光線，就又活蹦亂跳，這下子我就只好故技重施，再在鳥籠罩上黑布。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分段記錄下麻雀的形態與特徵。」



林之助 雞 1987 紙本鉛筆 28×21公分



林之助 麻雀 1987 紙本著色 28×21公分

●透過不斷的觀察與寫生，林之助不僅對於各種鳥類的習性瞭若指掌，也加深了對於它們的愛。「有時小鳥死了，我會把它放在掌上，再一次畫下它的樣貌。由於小鳥已經不會動了，所以可以觀察較詳細些，有時還會展開它的羽翼，記錄翅膀的特徵。等到畫完了，就把小鳥埋在庭院的泥土下。在最後一次畫它的過程裏，我的雙手會輕輕碰觸到它，對我而言這就像是一種表達我對它



林之助 胡錦 1985 紙本著色 19×26公分

的憐惜與安慰。……小鳥很可憐，剛出生時有母鳥疼愛它、保護它，身旁也有兄弟姊妹作伴，不過長大離巢後，就是天地孤單一身，等到要死掉時，根本也不知道家人在哪裏……很可憐的。」



林之助 鸚鵡 1987 紙本鉛筆 19×28公分



林之助 鸚鵡 1960 絹本膠彩 33×41公分



林之助 秋意 1966 絹本膠彩 24×33.5公分



林之助 綠意 1966 紙本膠彩 24×27公分



林之助 初春 1978 絹本膠彩 31×41公分



林之助 曉春 1998 絹本膠彩 32×41公分



林之助 綠蔭 1974 紙本膠彩 60.5×72.5公分



林之助 紅葉 1978 紙本膠彩 32×4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之助 秋意 1977 絹本膠彩 45×53公分



林之助 夏情 1986 紙本膠彩 33×46公分



林之助 爽朝 1986 絹本膠彩 31×41公分



林之助 初夏 1993 絹本膠彩 41×53公分



林之助 落葉 1986 紙本膠彩 41×53公分



林之助 秋意 1987 紙本膠彩 33×45.5公分



林之助 春 1992 紙本膠彩 65×91公分



林之助 閑日 1982 絹本膠彩 27×41公分



林之助 情意 1998 紙本膠彩 38×46公分



林之助 秋趣 1995 絹本膠彩 41×53公分



林之助 采夏 1997 絹本膠彩 38×45.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之助
林之助



林之助 椿 1996 絹本膠彩 33×45公分

夫人買回來的晶瑩水晶杯，作者放入淨水後，光線在杯中折射變化相當豐富，因而啓發畫家的靈感，飛奔將庭院中正在盛開的椿花，剪下幾枝，插入杯中，經過多種不同角度的投入，花、葉方向的變化，在水晶杯內層次流轉，才決定出最滿意的嘔心力作。

黃蕊心與紅白相間的花瓣，搭疊出朵朵造形，姿態互異的椿花，或含羞待放，或恣意舒展。綠葉經作者以自然時序巧妙安排，穿插於紅白花間，挑點出明亮的自然生意。晶瑩透光的玻璃杯瓶，是畫家費心地經過多次調整莖枝及葉片的位置，造形翻轉，終於尋得的最佳搭配，杯底下隱約的倒影及杯旁周圍的鐵灰色陰影，則是暗喻桌面的存在空間，更是畫家匠心獨運的得意創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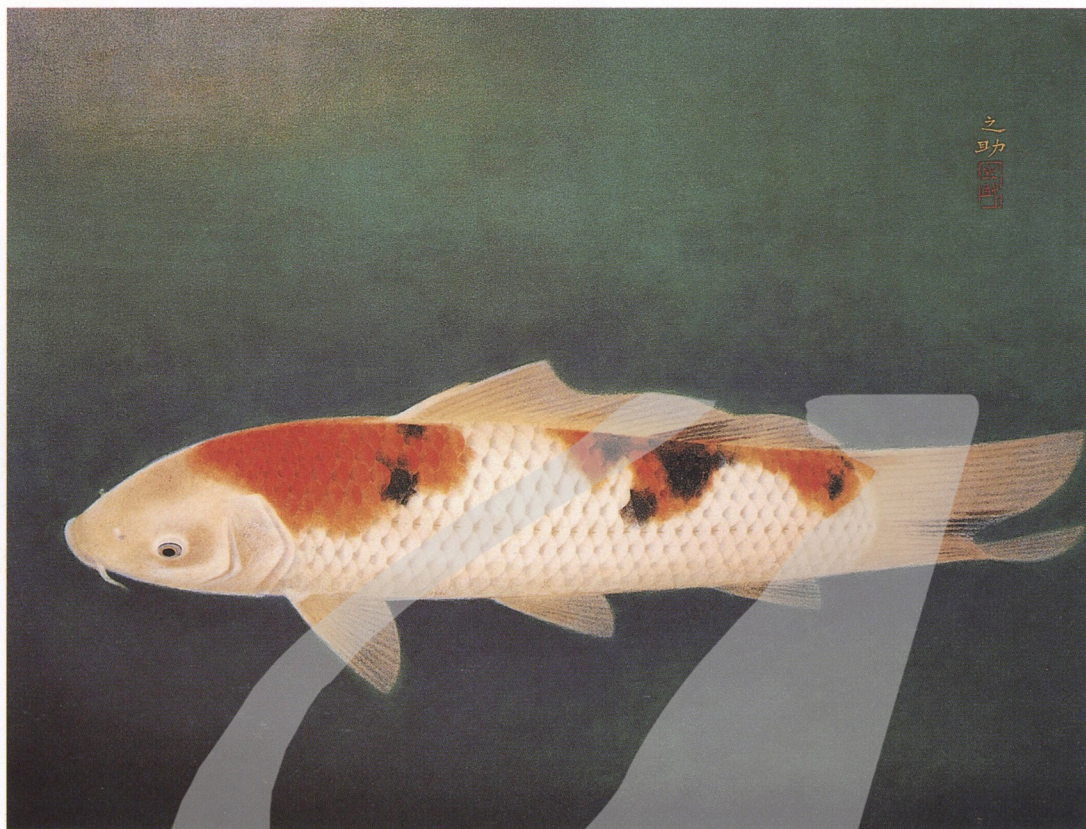
林之助 小白兔 1980 紙本膠彩 33×45.5公分

林之助慈悲溫儒的風範，表露於繪畫內涵裡，猛獸的威嚴，鮮少為題材，因為怕傷害到善良的群體。溫馴的白兔，一正一側、靜默乖巧，微紅的耳窩，朱紅的瞳目與鼻尖，和白雲般輕柔的細毫，描寫細緻、惹人憐愛，豔紅色的蘿蔔與白兔身上的粉紅、酡紅融合成溫馨的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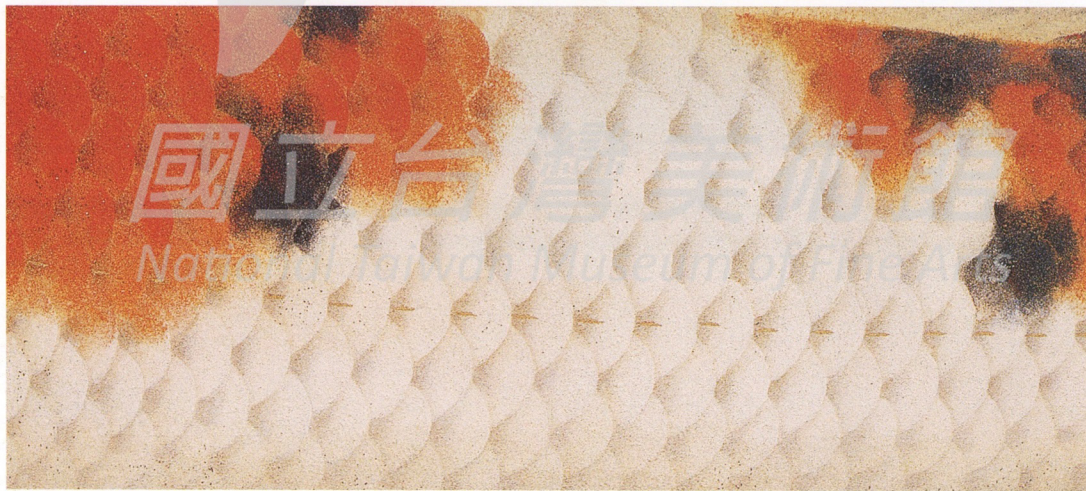
林之助 晨曦 1983 紙本膠彩 53×72公分

此圖以大面積的芭蕉園，黃金比例的構成，簡潔流暢極具現代美感。三羊於晨光下閒步於水邊小徑，母羊招呼著小羊，家的溫馨氣息洋溢其間，蕉葉層疊綿密，疏聚生動，傳達大地生生不息的氣韻，打破清晨的寧謐。



林之助 錦鯉 1981 紙本膠彩 50×65公分

八〇年代，林之助在家居的小庭院中挖掘了一個小魚池，日夜欣賞錦鯉游水的美姿，後來又到附近許東火的小動園中，目睹活躍的大錦鯉而深受震撼，遂而引起寫生的動機。林之助曾說：「養在我家魚池的錦鯉，因長大後，顯得優美而增強作畫慾，只畫一條，其美便純化，有強烈和灑脫的氣概。」



林之助 錦鯉（局部）

從構思圖、素描、到完成圖的製作

（撰文／曾得標）

畫家常以畫筆來思索，並用敏銳的眼光，觀察周遭的人、事、物，於心靈孕育、發芽、感受，也就是構想的出發點「靈感」。因此有了用畫來表現的構想，便一張又一張的畫構思繪，以鉛筆或其他的畫筆繪成的各種不同的構思小畫稿，並簡略上彩，以備在作畫中途不發生徬徨。有時候也會有好幾張構圖，最後經過檢討修飾，濃縮成一張。

「金魚」是作者在幾張的小構思圖斟酌檢討，大魚、小魚的方向，所帶來的動勢力量平衡，因此重新調整後為正式畫稿。魚兒左右交錯，飽和的圓弧線和生動的表情，寫盡相遇的豔麗和滿足，橙色和綠色之鮮明對比運用，與魚鱗身上的白點，愈使悠游的金魚活潑自在，厚實的礦物質顏料，層層上彩，寒冷的清綠色暗示著水的深度，漸層的淺化，如注入陽光和空氣，魚兒得以舒暢的呼吸。



構思圖



林之助 金魚 素描稿



林之助 金魚 1983 紙本膠彩 33×45公分

不斷斟酌推敲的構思圖

●或許是因為摻雜了部分對於花鳥短促一生的感慨與憐惜吧，在林之助眼中，花鳥的形色顯得格外亮麗、美好。爲了將它們一一納入自己的畫作裏，林之助往往在進行寫生的同時，也會著手製作「構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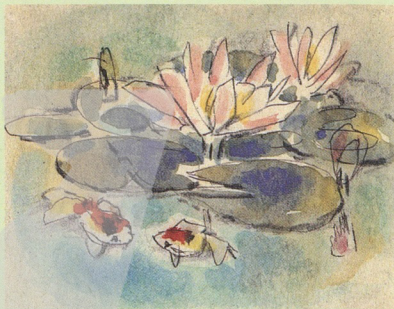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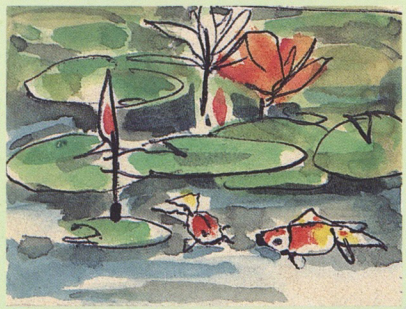
●這項「構思圖」的製作，是林之助個人獨特的作畫方法之一。他會在紙張上先畫下要描繪的主題、基本構圖，甚至上彩。不過不同於一般畫稿的是，這些「構思圖」的畫面都很小，大約是郵票的大小。待繪製完畢後，將其一一剪下，另外再黏貼於圖畫紙上。等到進入畫稿的製作階段時，這些「構思圖」就會發生莫大的作用。



黏貼於畫紙上的構思圖

構思圖





從構思圖到畫稿製作

以近作「秋彩」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林之助在畫稿的葉片上，標記著各種數字，而這些數字指的便是他挑選自先前描繪在「構思圖」的葉片。換句話說，「構思圖」既是畫稿的先行演練，也是畫稿的參考對象與構圖來源。不過畢竟「構思圖」並不等於畫稿，而畫稿的完成也不是將「構思圖」拼湊一起便可以，所以往往到了進入決定畫稿的最終階段，林之助又要為調整畫面的整體構圖問題，大費周章。

有了經過深思熟慮的畫稿製作階段，當然會大有助益正式作畫的展開。不過在林之助的作畫標準裏，正式作畫才是大難關的開始。因為膠彩顏料的特性，不像油畫可以任意在畫布上進行色彩的修改，這一項先天條件再加上林之助個人對於色彩表現的纖細敏感度與嚴格要求，使得他在敷色時，每上一次彩便得上下左右衡量許久畫面的色相、明度、彩度等等問題。在這過程中，一方面要注意保有物體的固有色彩，並加以凸顯，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各個物體在對比色、互補色的多重呼應之下，既不能失去彼此的色彩調和度，更不能破壞畫面整體的和諧感。其間所花費的心力與苦思，既煎熬又耗時，難怪林之助要直呼膠彩畫作畫不易。但也正由於林之助對於色彩表現的極致追求，使得他的膠彩畫散發出典雅的氣息，在台灣膠彩界獨具一格，並因而獲得「色彩魔術師」的封號。

當初為了決定「秋彩」畫稿左上方的三片葉子，就整整花了十多天。因為就林之助而言，這三片葉子的形狀、面向將影響整體構圖的動線與畫面空間的變化，因此自是輕忽不得。



構圖打稿



轉寫水干薄塗



礦岩極彩色



完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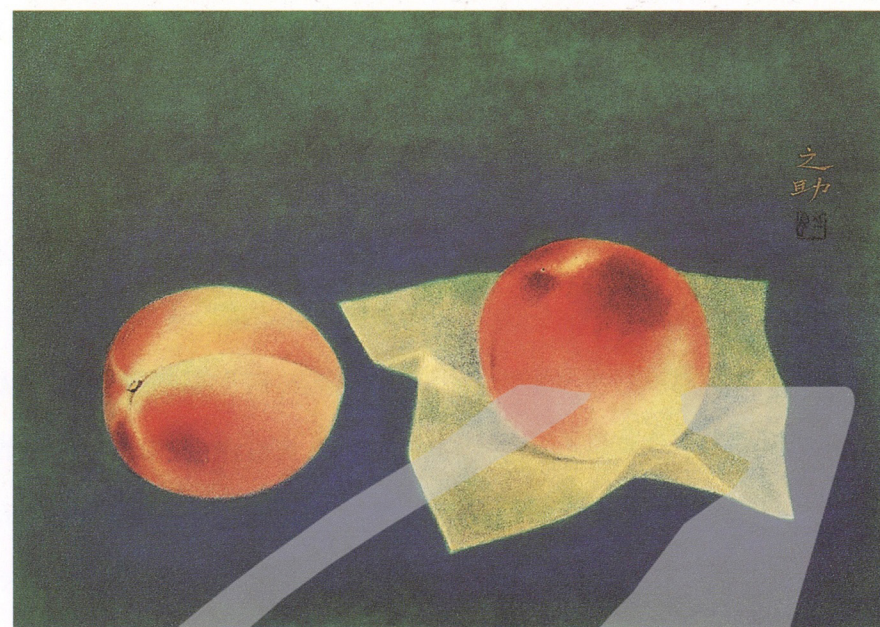


林之助 洋梨 1980 紙本膠彩 33×45.5公分

一天，林之助妻子自外興沖沖買回來兩顆大水梨，正剝開包裝紙準備洗淨梨子好切分。恰巧林之助經過，見到兩顆黃澄澄的大梨子被放在解開一半的包裝紙上，當下便被皺巴巴的包裝紙的質感所吸引，因此阻止妻子切洗梨子，並立即以此為題，進行洋梨之創作，另一幅「水蜜桃」亦為林之助挑戰質感表現的代表作。

●綜觀林之助的作畫過程，由實物寫生延續至「構思圖」，再由「構思圖」進展至畫稿、正式畫作，每一個步驟莫不認真講究。而且畫齡越是高，實行得越是徹底，不過越是實行徹底、越是追求極致，作畫也就變得越是困難。林之助說自己年輕時，經常感到作畫很快樂，但是到了七十多歲時，越畫越痛苦，一年頂多只能畫個一、兩張。這樣的改變和技法的好壞無關，而是因為林之助對

於藝術的領會不斷在加深，當他越是接近藝術的深奧之處，對於畫境的追求自然也就越來越高，也因此造成他不禁放慢作畫的速度，在腦中一而再、再而三，不斷斟酌推敲，務求下筆精準無誤。即使林之助現已年屆八十七歲，安然渡過七十多歲的「創作無力期」，但是他仍無限感慨地表示，若將自己的藝術層級比擬為一般教育學制，恐怕只有中學二、三年而已啊！



林之助 水蜜桃 1980 紙本膠彩 24×33公分



林之助 甜美 1999 絹本膠彩 41×53公分

美化人生的理想境界

●回顧眾多記述林之助畫業的文章中，莫不認為林之助富裕的出身背景，是令他可以全心投入創作，並進而成就自我藝術的主因。然而這樣的說法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透過林之助畢生對於藝術的追求態度，我們不難察覺他不僅不會因為優越的經濟條件而感到驕縱，甚或鬆懈了創作意志，相反地他自始自終秉持著莫大的使命感，以積極入世的態度，為台灣的美育、為台灣的膠彩畫奮鬥不懈。對他而言，藝術工作從來就不曾是獨善，更不是沽名釣譽的工具。他嘗說：「真正的藝術家是要在社會上、教育上、創作上負起藝術養成的工作。致力於提高大家對於藝術的關心與興趣。這麼做的話，不但在無形當中會提升我自己的創作品質，最重要的是世間會因為多了美的要素，而變得更加美好。想想看每個人見面時都會快樂地打

招呼，這是個多麼和諧的場景！」

●林之助這番以「美」來美化人生與世界的理想，絕非不著邊際的傻想，它是長期以來林之助觀察大自然的一大心得。誠如他所表示的花鳥觀，他不僅讚賞花鳥的豐富色彩、天真爛漫的表情以及風雅的自然姿態，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它們各有特色，卻能和睦共處，彼此間沒有排擠、沒有加害；生存在地球上時，絲毫不計較是否會受到人類的青睞或是歌頌，儘是在各個角落裏，盡力展現自我的特色，活出精采的生命風貌。而如此不計較回報、不求世人注目、保持不亢不卑的開闊胸襟，正是林之助立身處世的原則，也是他矢志創作的信念。在他眼中，每種藝術就像天地的花鳥一般，各有特色，也應當和諧相處，共同增進世界的美好。而這份認知和他當年不畏爭議、不怕惹麻煩，悍然為台灣膠彩畫挺身而出的決定，大有相關。因為當時他便深感不解，為何像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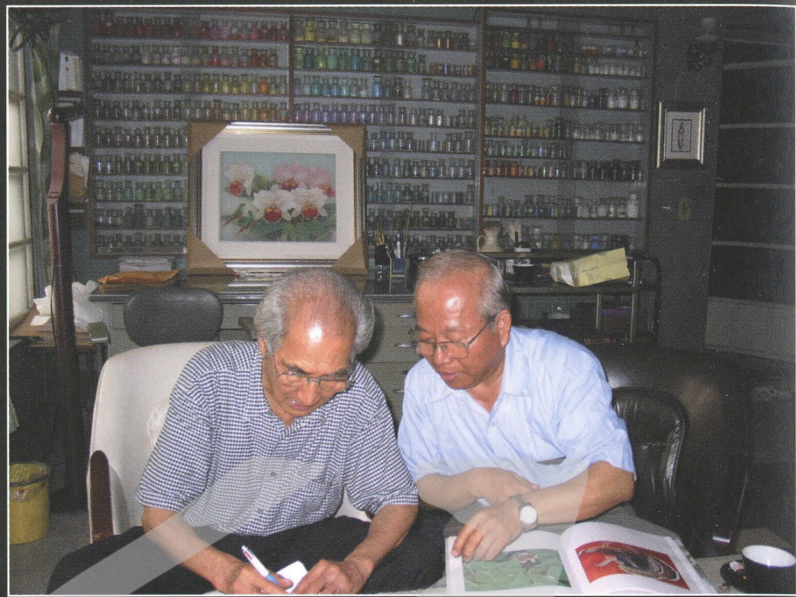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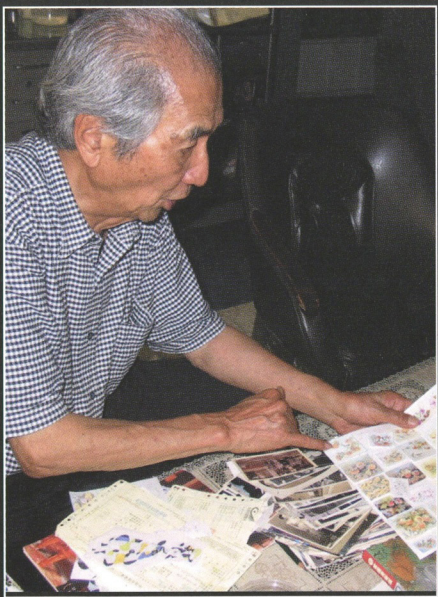
彩畫這麼有特色的繪畫表現，硬是有人想要滅了它？

●在最大的差異當中尋求最圓滿的和諧，儼然是林之助最高的人生理想目標，同時亦是他最嚮往的畫境追求。他認為唯有進入如是畫境，才能掌握到美的本質。然而他也十分清楚這條路徑，是個漫長而永無止境的追求。八十七歲

的林之助說：「對於創作，我仍有夢，仍要追求。到底要如何才能順利達成？確切的方法，我並不是很清楚。每天想來想去，會很痛苦。但是痛苦歸痛苦，我仍要想盡方法再跨出一、兩步。即使無法因此便到達藝術的極致終點，但是或許會接近了些吧！我仍要繼續追求這個夢！」



林之助 書法作品“美” 1970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